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五 名二十唯識順釋論 力

護法菩薩造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論曰如何不與色等諸境而相關涉名作見耶若遣斯難此不勞言由斯識體自現形相雖無色等而境得成此前已說夢獄瞖等為能喻事隨其所應廣陳比量

從此生憶念者不待外境而現前故見之自性方始得生雖无實義念與意俱由現見識所有功能安置力故隨其次第假藉餘緣為能牽引覺想方生當尒之時名為憶念如何復知見之與憶兩體差殊若此見憶俱並不藉外境有故能生自體由似境者為性邪疑說分別識見之為用不生計度前境相狀但有自證體性生起念之相也取其言相安布之差了相不明分別生也以見為先熏習所遣即此自性由他故生見不然也見之與念條然別故為此定須許如斯理假令雖復有其外境二皆有境緣相

不殊見之與憶自體不同如有異途
聿應為說彼設雖緣現在之境名之
為見如緣過去說之為念由無境者
彼雖境異有无之相所緣別故斯之
異相緣亦不能而於見念為片思也
宜應說為自體別故斯成異相尒者
此境是其識所現相若為決定知如
是耶由於前境決知見已與彼相似
所起之識分明不忘取彼事時即名
斯事而為似相猶如決了丈夫相貌
方名此作似丈夫耶似相了知非不
曾見然非曾見能有如斯決斷之理
為由不許有外境故斯亦非理由彼
自證心心所生解相不同是所許故
斯固於他全不成難汝既分別於事
善巧我聊致問理復如何同時自證
既不許有如何此見能決定耶非過
去事能有憶念由彼非是自證性故
又非自證如所說事違道理故先當
援己後乃擊他所有陳謀方能獲勝
斯即念託境生不共成也復於夢處
領納外境令共成託後時自可道彼
无無成非理故猶如樂等領受樂事

信昌刻

若其外境元有可領但有似相錯乱
現前當尒之時外境非有自然決斷
猶如夢者覺乃知非
夢者見非有覺已乃知非若也覺時
亦不領境猶如夢中彼是非有世人
自知然不如是是故定知於正覺時
然色等境有真領受不同夢中識无
力用此亦不能而為曉喻令於色等
領受義成由作夢者處夢中時不能
了境是為非有若由遠離於睡闇時
得分明慧隨其所有別別曾緣熏成
念種然於夢位所領之境憶令上心
方生決斷此事非有彼既如是此亦
還然雖非外色可為領受便即翻作
見外色心起妄分別重重現前數數
緣慮生此類性所有功能熏習成種
令其上心即此熏習更欲彰其不實
事故後起餘緣彰見真義由有睡眠
相似法故雖於覺位亦曰睡也為此
熏習恒隨逐故世間睡眠猶如餘睡
但有妄情離識別見色聲等境而被
纏縛極受艱辛漂泊生津淪迴欲海
由未正得熏習斷故猶如夢中不能

覺了色等境无未能稱事於非起故
不了是無為境所詮縱有聞思所生
之智為由分別熏習隨故未現證真
不能正起亦名詮妄當尒之時名為
不覺及由於彼熏習種子對治已生
畢竟拔除深有力用於創起時非世
先有由此名為出世間智正斷一切
分別性故无分別智獲得現行能除
熏習無知睡故證悟真覺于時藉此
无分別智以為因故由此之力方便
起故決能截除色等諸義因執熏習
名為清淨由涉計度諸境相故号曰
世間彼智現已但唯是識隨其色類
緣會力故生起之時唯於自識現其
相分妄執諸境而作生因然非離識
有自性故色聲等境而生了知其所
立量若攝揔相不知彼境是為无者
許能立因有不成過若言差別覺時
不知還有不成與前相似覺悟之位
了境无無宗所許故既有斯過理固
不能以斯能立成其前境有可須納
或有於此不成之過申述解詞猶若
元来不為境解此無之智理不應成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三　第四張　力

信暠刻

要先知境方於此事能生此心說為
非有若尒的知前境是有如何能得
更復言無觀相是有復乃去无現是
相違若為通釋彼諸宗等撥為非有
固不相違如諸外論謂為常等生前
滅後悉並非無或於方所或此非餘
有境無餘何過之有若時於我將為
无者由非不了可撥為無於无起知
非所許故此不如文於茲色等說我
為無然於色等造作之處無真實我
非攝我也若尒於色等聚乍可无愆
說識我無如何免難由不許有第二
之識於餘識處了我為無亦非不領
於前而能憶念於後設令生念境巳
云故是故應許但唯有識而現於相
即如所許然於識處知我是无撥無
其我識若生時此智尒時知無我體
然由離境了唯有識隨此相貌緣若
生時解境為无豈非齊致然於色等
了無我時於色等處是為共相非是
自相由此各依以為定性自體異故
然非相似所有相貌是實事有欲令
於餘而作簡別有其異相附識而生

猶如實事有集心分於識自體轉起
現前世俗言論因斯生起了知外境
但是自心所生領受本非居外斯乃
是為最勝修習所獲性故此由无明
盖覆於慧如在外轉觀斯共相即如
所見時俗言成隨世俗情於言說路
令得明解於諸論處似事而轉別以
形相而宣說之於所餘事作其遮遣
於此事中應有形段若揔相是實即
是揔相應如色等自體各異而於別
事體不相應此則色等成非異體如
色似聲又復如彼一異非言所許共
相此但覆俗當情顯現無所諍也此
既不許將為實事斯乃便成於色聲
等成非異體又復色等一一便成有
多體故共相之狀體無邊故此則合
有多種體性便成諸事皆為一體如
隨自緣所帶相像斷割前境此之體
相亦是假立衆多相貌為俗言論而
分別之由此便成於色聲等無我之
智亦是共相斷割性故取其无境更
成光顯唯識之宗然於色等无我解
時有別相分復由前後分段本無故

斯乃是為先取別相分明決斷於異
決了隨而攝取事境性故若青蓮也
簡去其白識緣蓮體決斷是青言無
我者理亦同然凡起決斷謂即於他
所執我相仗此思搆方生決斷无別
我體縱雖無境而智得生理既齊衡
何有乖諍
若諸有情由自相續者若言於此自
相體中各有无量功能不同於自識
中變現別故至成熟時由自種力識
現在前不由外境而得興起非離自
識從外境生然由親近善惡友故為
益及損此不得成由於真妄損益之
中但以言聲說為境故既緣聲義兩
種皆無於斯斷割便成非有由彼有
其理非理行可令善惡逐彼而行彼
行既無可取隨學寧容有故此則曾
不依託外境而識得生違所許過必
定依託外色等境緣色等心猶如有
事无事聲心復如觀他所有行跡是
能於境決斷性故亦復由如色等諸
識定緣外境如聖量言但是於內似
相現故此固無力破唯識義由展轉

信良刻

增上識互決定成者由其展轉識相
假故即此二識更互相依本不待聲
及於色等由所立喻不順於宗亦復
全無違教之失有他相續為別識故
他識為因自識生故善惡二友作用
理成外境引夢擬使成無目擊友人
何不同睡而違為非有何勞強立展
轉相因夢聞善惡非由別識生如何
現在隨他識行復如何知但由餘識
分別得生於他言事隨順情起此識
生時更有餘識功能差別為因現故
且聞者識如結契時唯聲現相有差
別體識乃得生不依外境方能了事
仗自功能所有差別託己內緣為聲
相解即於前境而有了知此時但是
自識熟位功能轉起但有聲相共識
俱生詳觀斯理又復聖者威神至極
無其文字離取聲相為間隙時成說
方便然則但由勝差別故能作斯事
遂令餘識殊別相生是共許故斯即
是為唯識功力然則曾無聲之自相
能至餘識是他共許以將為喻縱許
如是但依他識聲覺得生斯乃便成

恒常聽響此之聲覺揔被生津雖住
遠方及耳根壞並應聞說無有廢時
若其許覺由外聲起有時聞聽耳識
方行分别因起仍須處在相應耳根
復無損壞方能於境覺察是非由此
全无便成並見揔聽之過非獨如此
識待有能差别性故事判於聲猶如
於聲自性各異能生此覺非餘相心
亦如於聲非關一切緣此聲相但返
緣斯唯生此覺於覺有時但生如此
差别之緣有力用故為因非餘即如
於聲在相應處於自相續生其相像
且如此事種子現前隨自用果方能
生起如是便成无相似過復次諸字
咸有支分分拆至窮非根取性猶若
極微非同時生不合聚故既不和聚
有其決斷計一常聲處虛空者不應
是理緣此聲心不可得故又彼許其
所有細分體相似故及是非根所行
性故然非切能有其差别及以造作
容有安置勢力道理復如外聲隨所
依緣差别之響有其自相為緣之因
識亦如是何有非愛豈非所云由展

轉增上者即是許其取餘識故此識
便成有於外境如不取境喻分便違
斯難非理此識由其餘識現相為所
緣故喻乃共成如餘宗立猶如於彼
非現在聲隨以一相而為成立但有
彼相識生而已其宗許成我喻亦然
何成有過何故如來之識差別於餘
分別之境並除不異相續而轉無邊
差別所化有情在彼多心相若為起
如彼一聲體無差異隨自樂相識從
生起但由如來威神之力極修所致
令彼得生於別功能非一之境不同
色類多而無雜一時興用分別事成
猶如燈寶鏡等現相復以如來諸化
用事難思威力超尋思境是共學故
不差由並許其無實境性隨其差別
强為斯難非成妙說若言夢覺兩位
咸引於果夢中所見或善或惡是摠
摽也及於覺位心亦无境此亦便應
俱時獲果或應如夢亦皆無果无境
性故或復翻此斯難不然由有理故
心由睡眠壞夢覺果不同者然則夢
心由睡壞故性不分明即此善惡能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五　第十張　力

招劣果如於覺時或緣別事不為恭
敬或時餘思乱心於彼惠施雖行果
不增大識雖无境果亦同然隨種差
別能招當果愛非愛事由斯夢覺體
有差殊得果不同非乘道理復非由
境善等體殊所作業用招勝劣果然
由自性及相應等自體增故及以相
違此即夢等有其差別以此為緣非
關有境或時生已便於斯境能起害
心造於極惡復於此處能招勝報種
下中上善不善業以此而言實不藉
其外境有故植果差殊或時有緣過
去羅漢身福等事實无其境猶如夢
獲果不同有不定過後於夢中起識
慶悅如来出世雖无實境大果當招
此喻便成於宗不順有餘師云雖彼
夢損情斷前境而不闇昧如睡初覺
尚有餘昏未足眠時强起情瞖身體
沉重見不分明即此之損於彼夢中
相應之識識固難有由於夢內心心
生法當介之時明白觀境憂愁恐怖
極思惟心縱使覺時未能同此由此
要須是有情數於共見境取相分故

然於夢中七色之業不立業道由其
夢色非見无對是不共境不堪為世
言論事故所云色業非業道者斯乃
便成不答由緒然此所論於彼夢識
見不分明獲果微劣醒覺之位亦應
如此既有斷過而便答曰由夢損故
獲其少果如若不損與覺何殊即如
所云夢識於境了事分明便招勝果
此若為通由於夢中心明斷剎許其
招得上妙果報七色業道不建立者
本為評章招果差別遂論業道由緒
何從由非招果要須假斯業道方就
於方便位被極重纏害斯意樂遂令
招得最惡之果輕薄煩惱縱造根本
亦未能同極清淨心於修善位方便
根本類此應知
唯識論者亦由於他相續興害隨心
所生成其業道有餘師說由他知故
方成罪者此非正答何意要須待於
共境方建立斯非由他力始成業道
然藉堪為世言論事由如苾芻斷青
流穢犯斯等罪豈在情邊及由共境
假他知故若於夢中實有青等為所

了事由大師制便成有罪或可翻餘
非由其事是有是无此成應理若也
生界但唯識者便成無有語身業耶
然由大種及從種生名為身也語業
即是從種生色此二營為成煞妄等
兩種若無事便非有諸屠獵者但唯
自識轉變顯現便招煞罪豈不相違
由非前生命根自斷遂令他得煞生
罪耶此違所許身語二業不尒云何
死由他識別者屠膾等識猶如屠者
既興方便彼遂分離此亦如是但由
自識能有作用差別現時便與彼命
為煞害因尒乃但由自識功力妄現
身相藉此勢故立為業道自餘業道
准此應知由斯道理復有共許識之
差別遂與他身作壞因性即如鬼神
及健達縛等其所嫌處惡念便生由
鬼等識變現為因遂令前生得失念
等復由聖者專心念時由他識力為
勝緣故遂於夢中屏除睡昧便覩彼
彼差異形儀識於衆像而領納之言
命根者謂是隨應順彼趣業力所招
引異熟識流注時限齊如所攝引事

便轉變令彼一業所招連續同分之
報斷絶相違非謂一切流皆斷絶如
他所許於其六處據同分斷說名為
絶識與命雜假言其斷但由自他兩
識為緣所有作用命根斷滅
猶如於隱者獲得勝上定及由作用
力差別功能成者令生變異但是內
心差別性故如是雖无身語二業煞
益等事理得善成於彼經中定說隱
者意發嗔火緣斯力故隨便煞彼無
量有情此亦由心令彼斷故必如前
理應可推徵決定須許成就隱者意
樂害力令无量生咸致命斷若異此
者樂欲是其意害大罪事乃不成故
知引證成意罪大若也非人知彼意
趣當時為作煞害事者此亦便成明
顯身業罪中最大有時不假餘相續
識便遭石墜煙炭雨等損害有情誰
增上力令軀命斷固非此識現如是
相違為煞害便有自縛相違過故此
難非理即由斯識相續无能與斯命
斷隨順性故猶如疑毒令心悶乱但
是隨順自內相續識無力用更為連

信昌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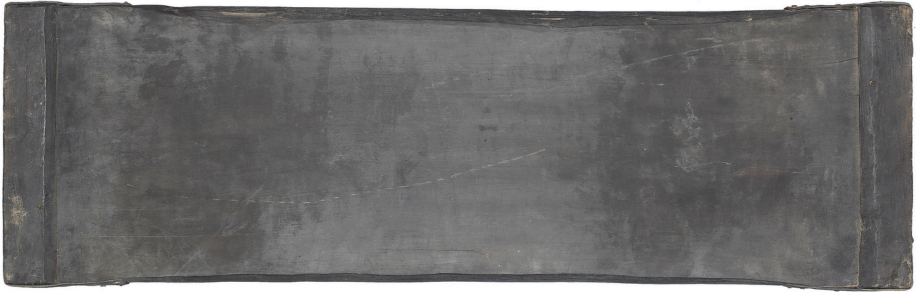
住由此名為壽命斷也然而許有石
等相現亦匪成違但由增上識故令
他命終者隣次之後何不壽終及其
死時彼便非有既不現前如何成罪
及於斷命為因性耶雖呈雅難應返
問之彼行煞時所掐業道若於當時
結業道者何不于時遂便率命若於
縁時彼死方結如何此得煞生過耶
若言相合得煞罪者此二別時有無
體異如何能作共合事耶然則此事
作論尊者已詳定斷於能害者自相
續中有其差別業性流注然我於斯
有如是見由能煞者增上識故斷彼
相續更乎相因決定由此不假別事
後致歿云當被傷時成其煞業由斷
他命此有功能決定由斯取云沒故
然能害者但有此力於斷彼命與作
親因或時即死或復後歿由增上識
能與他識展轉為害令他後識剎鄉
為障更不相續亦非害者但唯以意
便成煞業由此有其退轉之義於彼
行害事乖離故以理言之他更不藉
餘縁致死由斯必定而取命歿乘此

信[illegible]

為因命乃斷故由斯即立煞生業道
此成無過如是賊等隨事應知若異
此途彼能害者於彼後時有何力用
他死之時方招煞罪更復容成越理
之失不假能害自身之中有其差别
而但據彼被害者身有殊異故後死
之時方成罪者由此加功彼命斷故
此即已言當命之時何不死等合以
當時方便煞業當時即得煞生之罪
死由彼故然於後時更無異相是可
得故還將此理用遣餘疑尒者猶如
夢中能害所害身等无故斯乃便成
無業道過此由夢內識亦不能害他
相續是故於斯不成業道翻此覺時
便成於業已廣成立但唯是心中無
閒事能成害業
且縱如斯廣陳異見仍須執理更詰
殊端如唯有識彼他心智為知他心
為不了耶若言不知者何謂了他心
此名由智了他心故如其不了便成
誣妄即此能詮於焉有失如其知者
於離識境而領受故所成唯識理致
便乖二事相違如何遣難所以云何

信謙

有深義故他心智云何知境不如實
者意取極深所證會處彼曰他心若
有許識便傷他智如无識違自教若
他心智緣於外境如觀心外有境為
緣斯難避各了境非實固无僁尤如
何知境不稱其實而得名作他心智
耶此中意言如所證事前境不虛由
此方名是他心智介者知於前境既
不如實於此豈得名曰他心理不如
是未閑本意雖於他心不緣為境似
彼相狀識上現耶是故離心無境可
得生似彼相然不如境斯成本意立
作他心此中但是領彼似相由此名
為不如實性雖不同彼似彼相生離
心无境已共成故能知之者隨境相生
如知自心智者二心同時不共聚故
固非現在決定應許已滅未生但可
得一而為其境體復是無但唯自識
還緣過現諸心聚法為彰顯相領納
自心於此事中世咸共許了他心事
理亦應知介者若於自心親能了別
如何復說不如實知為由於境不實
知故名為不實為是無事將以為有



而得名為稱實知也若尒如何得說
不如其境所有領納皆是其無由彼
不能了實境故此亦不然不知如佛
境者此他心智他緣青等了彼所緣
即是稱實何以便將佛知心體自性
清淨而云不知凡云了他心以他心
為緣了自心相假說知他即彼他心
自性真體是何境界此亦不然不尒
云何佛知他心自性即是離心知有
設有離心之色佛了何傷此即心是
實有兩共許成離心實色與理違背
故不同也若尒佛了他心應不知境
由境妄故佛依妄知亦復何損如人
觀幻豈不知虛佛同虛知何過之有
若尒諸佛境界有何相狀諸佛境界
非餘所知若佛不知心何名一切智
即彼无倒所有自性无知聽盡而得
明覺正曉了時諸有覺了自他心者
彼之真性不能了故故言彼智不稱
境知復云何通聽盡之智能正了斯
由此覺知无言境性超過語路但自
證知是故不能以言詮及然於此識
所有自性非是餘識之所能知既非

所知非言能及彼但捴相為其境故
然斯唯有妄搆畫性即此搆畫於自
證性識之實相摠遮遠故唯於識處
了不實相此二皆成不稱實境所以
者何於非實事作實事解而為決斷
由於彼識現虛妄相故

成唯識寶生論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